

■新作聚焦

# 董立勃长篇小说《垦荒》： 肩头的太阳与戈壁的烟火

□贺绍俊

董立勃的《垦荒》是写给父辈的一部小说，也是向父辈致敬的一部小说。他的父母亲都是垦荒者。他是在父母开垦出的那片土地上长大的，自称是“垦二代”。这大概是他将小说命名为“垦荒”的缘故。这里的垦荒，特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段特定历史，即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一支人民解放军部队在新疆驻扎下来，将手中的枪土换成坎土曼，既担负着保卫边疆的职责，又开展起轰轰烈烈的生产建设，他们为共和国屯垦戍边，立下了丰功伟绩。这支部队就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值得我们的作家大书特书。最近几年，我陆续读到好几部反映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文学作品，但读到董立勃的《垦荒》时，仍然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董立勃以饱满的文字重现了兵团的辉煌岁月，讲述了垦荒者们数十年间辛勤劳作，将沉寂的戈壁滩变成了生机勃勃的绿洲，以及在挥锄耕耘的同时如何担当起守卫边疆的职责。

小说虽然采用第三人称叙述，但背后始终藏着一道特殊的目光，仿佛是刘立冬在转述父亲刘多木讲述的故事。这种双重视角，既带有讲述者真切的亲历感，又浸润着转述者回望时的深情；既有刻印在亲历者记忆深处最鲜活的人物和真实的细节，又有后来者对历史的沉思和饱满的情感，从而将宏大的屯垦戍边历史转化为个体的生命叙事。它不仅让人们看到了垦荒岁月的艰辛与壮烈，更让人感受到了这种精神的厚重与力量。这部小说最值得赞誉的是，它郑重地告诉人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垦荒者们，以他们的生命和热血，塑造了一种闪耀着英雄主义光辉的兵团精神。

## 坎土曼：扛在肩上的太阳

兵团精神从来不是抽象的口号，在董立勃笔下，它最先具象化为垦荒者肩上最常用的一件工具——坎土曼，使其成为贯穿小说始终的重要意象。这是一个充满诗意的美好意象。董立勃写道：“最耀眼的还是扛在他们肩上的一种农具，金属部分反射出灿灿的光芒，犹如在每个人的肩上，扛着一轮小小的太阳。”当然，更重要的是，董立勃正是从坎土曼这件农具上看到了这种精神，“对于这些接受了开荒任务的男人来说，有一把得心应手的坎土曼，就如同打仗时有了把好把枪快刀。”士兵们将手中的武器换成了开垦荒地的坎土曼，这意味着，他们从战争年代进入到和平时建设年代。他们将用这新的武器，在建设美丽家园的新战场上，去夺取另一种性质的胜利。

刘多木是小说中贯穿始终的关键人物之一。作为一名普通的垦荒者，他具有普遍的代表性。董立勃让一把坎土曼像最亲密的战友一样，伴随了他的一生。刚把手中的枪换成坎土曼时，为了让这件新武器使用起来得心应手，刘多木特意请铁匠把它打造得更轻、更锋利一些。干完活后，他总会随手捡起一块石头，把坎土曼打磨得更加锃亮。他曾举起坎土曼，准备杀死一头受伤的母狼，但母狼哀求的眼神让他想起了自己的母亲，最终放了它一条生路。这个细节暗示，刘多木已从战争思维转向了和平建设思维。直到晚年，坎土曼早已被现代化机械取代，刘多木依然把它当宝贝存放在家中，“每过几天都会用磨石去擦拭”。在董立勃笔下，坎土曼仿佛有了生命：“数百把坎土曼一齐落下来时，大地似乎感到了疼痛，有了微微的颤晃。”

## 爱情：与垦荒共生的生命体验

垦荒者要在一派荒芜之地开垦出绿洲，靠的是奉献与奋斗，也离不开爱与温情的支撑。当我们进入和平年代，建设家园成为新的使命，而这个家园里不能没有爱情的位置。董立勃一定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他在小说中用了大量篇幅书写爱情。他用垦荒者或华丽或平常或曲折或



凄美的爱情故事，见证了垦荒既是在开垦荒地，也是在开垦爱情。当从战火中走来的士兵们沉下心来参与国家建设时，他们内心沉睡的爱情也被悄然唤醒，爱情渐渐成了生活的必需品。刚刚由营长转为农场场长的秦川谷向自己的老首长求助的第一件事就是为士兵们“找老婆”。上级对此非常重视。不久，一批批年轻的姑娘就从内地奔赴天山南北的一百多个屯垦农场。这是一段真实的历史。董立勃并没有泛泛地将爱情当成小说不可或缺的浪漫想象来写，而是紧扣着垦荒，书写爱情是如何激励青春热血和赋予垦荒者们奋斗的勇气的。因此，小说中的爱情深深扎根于劳动场景，是一种与垦荒共生的生命体验。

垦荒者在劳动中相遇、相知、相守，劳动本身就是爱情的催化剂。这里虽然没有花前月下的浪漫情调，但劳动中朝夕相处、相互扶持的温馨同样富有诗意。刘多木与陈芙蓉的爱情便是最具代表性的劳动者的爱情。它看上去很平淡，没有惊天动地的英雄壮举，没有轰轰烈烈的情感冲突，相比于秦川谷与白草的“英雄配佳人”、石黑娃与何玉芳的“生死相依”，他们的爱情更能代表大多数垦荒者的情感状态：平凡、务实，爱情的浪漫浸透在劳动的汗水里。刘多木看到陈芙蓉弯腰在洗坎土曼，有意在不远处蹲下来搭讪说“洗干净以后还要擦去水渍才不会让它生锈”。陈芙蓉听到这细心的提醒便转过脸朝他笑了一下。这是刘多木生来第一次得到的一个姑娘对他的笑，“像一颗子弹击中他的心脏”。两个垦荒者走到了一起：他在劳动中有了重点关照的对象，挖地时替她多挖几垄，收工时帮她扛农具；而她从他爱惜坎土曼、照料庄稼的认真里，相信这个男人“能好好干活，也能好好过日子”。这种生长在劳动中的爱情，没有精致的仪式，却有最朴素的真诚；没有浪漫的誓言，却有着人间烟火的温情。董立勃不仅写出了爱情应有的生活芳香，更让这份爱情保留着军人的健康和明亮。

## 一曲垦荒者的英雄颂歌

兵团精神的核心无疑是英雄主义。董立勃准确把握

## 董立勃的《垦荒》以饱满的文

字重现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为共

和国屯垦戍边的丰功伟绩与辉煌

岁月。作品讲述了垦荒者们如何

通过数十年的辛勤劳作，将沉寂

的戈壁滩变成生机勃勃的绿洲，

以及他们在挥锄耕耘的同时如何

担当起卫国戍边的职责。作品郑

重地告诉人们，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的垦荒者们，以他们的生命和

热血，塑造了闪耀着英雄主义光

辉的兵团精神

了这一点，将《垦荒》谱写成一曲献给垦荒者的英雄颂歌。他在小说中塑造了一组平凡而又伟大的英雄群像。以群像而不是个人的方式呈现垦荒者的英雄本色，体现了他对这种精神最深刻的解读：兵团精神是众多垦荒者共同创造的，他们“在特定的时间与空间交汇，犹如一尊栩栩如生的群像雕塑，散发着灿烂的光芒”。

群像里的每个人都鲜活立体：秦川谷是一名有胆识有情怀的指挥长，他既有指挥开荒的大将风度，也有面对女性时的青涩；石黑娃沉默寡言却勇猛忠诚，孤独守边牧羊，一人一屋一面国旗，把生命交付给边境界线；何玉芳渴望入党、争强好胜，却在极端严寒中为完成任务耗尽生命，她的坚韧令人动容；刘多木一辈子肩扛坎土曼，从青年用到老年，平凡到连班长都没当上，却用一生完成了屯垦使命。在这组英雄群像中尤其耀眼的是几个性格各异的女性人物：白草、余凤娟、何玉芳、沈小月、冯爱莲、陈芙蓉等。她们或狂野爽朗，或坚忍执着，或知性温柔，在垦荒中承担着更繁重的辛劳，在爱情和家庭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在边疆建设中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和牺牲。这种精神在“垦二代”身上的传承，也是小说的重要内容。刘立冬、胡平国、张小倩等年轻人的故事，赋予兵团精神新的时代内涵，让这部作品没有止步于缅怀和致敬，更充分证明了兵团精神是共和国宝贵的精神财富，至今仍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

（作者系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 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

LITERATURE SUMMIT PLAN FOR A NEW ERA

## 红色薪火永续时代征程

——读《传承与弘扬——从伟大建党精神到长征精神》

今年是建党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在各个革命时期不断延伸、淬炼、升华，长征精神是伟大建党精神在革命战争年代的赓续传承与具象发展。王炳林所著《传承与弘扬——从伟大建党精神到长征精神》一书，兼融理论阐释与史实叙事，清晰梳理出从建党初心到长征风骨的精神传承脉络，为我们读懂红色基因、践行初心使命，提供了生动的学习范本。

全书采用史论相融、事理结合的创作思路，构建起“源头阐释—历史延伸—时代践行”三层

叙事框架。伟大建党精神确立初心本源，长征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一脉一流、一脉贯通。读这本书，既是一次党史的深刻教育，更是一场对照初心、审视当下的思想自省。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既要读懂建党精神的初心内核，铭记长征精神的奋斗风骨，更要把两种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以坚定信仰校准前行方向，以顽强意志应对各类挑战，以脚踏实地的奋斗姿态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注入源源不断的红色动能。

（钟芳）

## 铁轨上的壮举

——读《官桥记》

丁建元创作的长篇抗战小说《官桥记》共有40多万字，第一次看的时候，觉得很适合拿来和刘知侠的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对照阅读。

《铁道游击队》围绕刘洪带领的游击主力队伍展开，讲述他们敌后抗日的经历；而本书聚焦官桥车站一段鲜为人知的战斗，记录当地敌后力量隐秘开展的特殊战斗。当年，三位铁路工人奇袭日军军列，为保乡邻安稳、护家人周全，甘愿严守秘密，纵使身陷囹圄、受尽敌人严刑拷打，依旧宁死不屈。丁建元深耕史料，一点点梳理挖掘往事，既写出日军侵华时百姓承受的深重苦难，也

刻画了乱世里普通人不愿任人欺凌、挺身反抗的英雄模样。书中故事发生在鲁南抗战的大背景下，核心始终围绕保家卫国。书中登场的平民英雄境遇不同、性情各异、抗争方式有别，却同心同向、众志成城，凝聚起全民抗战、共御外侮的强大力量。书中短篇式的独立叙事单元，被家国大义的主线细细串联。作家将散文的灵动随性、独立成篇的特质，融入长篇小说的叙事架构之中，让每一位小人物都拥有专属的人生篇章和完整的成长轨迹，汇入时代洪流，共同书写着山河无恙的英雄史诗。

（周莲桦）

■创作谈

我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写小说，发表的作品大多以新疆的戈壁滩为背景，主角也都是那些在边疆屯垦戍边的男女。可能是因为想象力有限，我的创作灵感主要来源于自己的生活经历。我的父母以及姨姨和舅舅，都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从胶东半岛来到天山脚下，先后加入到兵团农场屯垦戍边的队伍中。我是在两岁时跟随父母来到了准噶尔盆地玛纳斯河畔的“下野地”，成为垦荒二代。塞满少年记忆的那些事，除了开荒、播种、定苗、除草、割麦子、拾棉花外，就是打柴火、偷瓜果、摘沙枣、追野兔了。因为赶上动荡年代，该读书时没能好好读书，文学名著更是少有接触。到20岁时，读过的书，扳着指头可以算得过来。先天营养不足，加之天赋也不够，写起小说来，自然就困难不少。只是太喜欢、太热爱了。几十年间，不管是在地里干活、在学校当代课老师、在大学生校园读书，还是在报社当记者、在杂志社当编辑，手中的一支笔，怎么也不肯放下。日积月累，倒也发表了数量不少的小说。不过，每每面对那些署着自己名字的印刷品时，心中常常感到的不是欣喜，反而总觉得讲的故事还不够精彩，塑造的人物还不够丰满，表达的思想还不够深刻，揭示的人性还不够复杂。总想着再努力一下，让自己写作生涯的那个句号，能画得大一点，圆一点。尤其是进入老年后，这种紧迫感便越发强烈。

2023年，我动笔写《垦荒》，讲的还是屯垦者的故事，但与2002年写《白豆》时，无论是个人心境还是时代环境，都有了很大变化。那个农场所在地，是养育我的地方，被正式命名为一座新城（胡杨河市）。我的父母以及他们那一辈的拓荒者，几乎都已先后离世，化为一捧骨灰，长眠于他们挥洒过汗水的沙土地里。而当年与我一同在田埂边玩耍、一同长大的伙伴们，如今也全成了领取退休金的老者，在和父辈一起建成的家园里安度晚年。在我从小长大的那个生产连队的旧址处，我拥有了一个工作室。这使我在自己的精神故乡，重新拥有了一个家，可以边亲近泥土，边读书写作。一片戈壁，先是变成了绿洲，后又变成了一座城市。这个奇迹，作为亲历者、见证者和写作者，怎么可能无动于衷？只是，该怎么写，仍然是个问题。过往岁月中的苦难，我们永远都不该遗忘。但是，在进行反思的同时，是不是也该让那些伟大的坚强和善良、无私的奉献和牺牲，被看见、被记住、被颂扬？真实的世界从来不是单一的，它既有严冬的酷寒与凛冽，也拥有春天的和风与暖阳。我意识到，自己以往的写作，或许有时过于愤懑与激动，缺失了文学本该有的客观冷静与理性思考。于是，在《垦荒》中，就有了以前从没出现过的主人公秦川谷。作为下野地“胡杨滩农场”的创始者，他带领着一群人，在有生之年把一片荒原变成了一座城市，让理想变成现实。

这部小说的初稿，我大约用了半年时间便已完成。前前后后反复修改的过程，耗费了差不多三年时光。这在我以往的小说创作经历中是没有过的。从最初20多万字的篇幅，增删修改至40多万字。在整个打磨的过程中，不断调整故事的整体结构、梳理与深化人物之间的关系，突出悲壮的牺牲奉献精神。同时，对屯垦者生活的描述，如何具体生动而又真实，更是修改的重点。其中一些情节和细节，完全取自亲身经历。这么做，和创作技巧无关，主要是想把一些怎么也忘不掉的人和事，用文字存留下来。高中毕业后，我当了四年农工。农场的活，不但全会干，还样样干得好。是高考的恢复让我脱离了体力劳作，可更多的老一輩和我的同辈，在戈壁滩上干了一辈子。他们中有老红军、老八路，有知识分子、支边青年，甚至还有逃荒者、落难者。他们的经历各不相同，却有一个共同的身份，那就是屯垦者。他们的名字和故事，不该随着他们的离世而湮没于历史的尘烟里。他们应该被发现、被颂扬。

这部作品，是献给父辈的，也是献给自己和同辈人的，更是献给所有屯垦者的。我不敢说它是我写得最好的一部，但肯定与以前的任何一部长篇小说都不同。这是从我一开始就想要写的一部小说。或者说，我之前写的那么多，都是在为创作这部小说做准备。当这部小说终于发表并出版之后，让我在步入古稀之年时，心里踏实了许多。

## 方寸钞纸间  见家国风骨

——读《开一天》有感

最近，作家张学安的小说《开一天》付梓，我有幸先睹为快。翻开作品，一段隐匿在硝烟背后的金融抗战岁月徐徐铺展。作品以北海银行印钞厂的诞生与发展为叙事主线，将敌后印钞战线的风雨历程、胶东百姓的家国抉择、党的抗战布局交织相融，跳出了传统抗战题材的叙事视角，让我读懂了战争背后看不见的博弈，也被先辈们赤诚的信仰与担当深深打动。

印钞厂，看似远离枪林弹雨，实则是抗日战争中至关重要的前沿阵地。北海银行印钞厂扎根胶东敌后，在物资匮乏、

敌情四伏的艰苦环境中坚守运转。一张张纸币的印制、流通，不仅维系着根据地的民生运转、物资补给，更牢牢守住了我们的经济防线。这条无声的战线，与正面战场相互呼应，成为抗战大局里坚实的后盾。

如今硝烟散尽，那段印钞战线的往事渐渐淡出大众视野，但《开一天》让这段尘封的历史重新被看见。身处和平年代，我们无需直面战火与硝烟，但先辈们艰苦奋斗、心怀家国的品格永远值得传承。

（胡韬略）

## 具身“苦行”突围日常

——谈七董年的创作

曾几何时，七董年的名字与一段时期的青春文学密切相连。她的文字也有一种火焰般的质感，炽热而亮丽。近年来，行走在路上的她开始接触生态题材，笔触随着她的足迹发生了重要变化。于她而言，也许只有亲自去触碰，去丈量，去行走，真正亲近自然，才能对万物怀有敬畏，才能砥砺与净化内心。她笔下的雪山、海子、冰川、石桥、寺院、经幡、信仰、诗歌，越时空相互交错，编织出辽阔的意义之网。

在关于《火空海》的创作谈里，七董年表示自己的书写是“反日常的”。如果说她在散文里描绘了不囿囿于日常与琐碎的纯粹自然风景，那么她的小说其实是处于一种介于城市与自然、日常与“反日常”的中间状态。在路上的七董年，以一种具身意义上的“苦行”重新体认世界。她就如自己小说里的主人公康羽、叶子、阿斗那般，在存在的迷雾中，摹画了一条突围日常的路径。

（张语婷）

让那些坚强和善良、  
奉献和牺牲被看见被记住

□董立勃



## 读者视点

### 百年党史的权威注脚

——读《中国共产党历史百科全书》

《中国共产党历史百科全书》由欧阳淦主编，汇聚全国百余名党史专家学者，历时四年精心编纂而成。这部被誉为新中国首部党史专题百科全书的巨著，以265万字的浩瀚篇幅、2113个条目的博大精深，将中国共产党自1919年五四运动至2021年建党百年的辉煌历程，铸就为一座无穷的“智慧宝库”。翻阅此书，那些曾被视为考点的历史人物与事件，瞬间鲜活起来，拥有了生命的温度。在“重要人物”类目中，从陈独秀到黄文秀、秦玥飞，一代代共产党人的精神血脉穿越时空，薪火相传；在“重要文献”部分，《共产党宣言》首译本与第三个历史决议并肩而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探索跃然纸上；全书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为逻辑终点，让历史的书写指向未来的征程。这部著作出版于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的开局之年，内容权威扎实、贴合时代、体系完整，是党员干部、学者和青年学子解锁百年党史精神财富的一把钥匙。

（周广玲）